

唐太宗

第三卷
百川归海

赵扬◎著

【二月河、熊召政】联袂推荐
史上最强帝王构建最强帝国时代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
大
宗

第三
百川归海

赵扬◎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太宗/赵扬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01

ISBN 978-7-5354-4822-4

I. 唐… II. 赵…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5419 号

策 划  长江出版集团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C 座 6 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书 名 唐太宗

著 者 赵扬

责任编辑 叶露 田敦国

出版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电话 027-876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网 址 <http://www.cjlap.com>

集团地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邮编:430070)

集团网址 <http://www.cjcb.com.cn>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40 毫米 × 1060 毫米 1/16

印 张 87

字 数 170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4822-4

定 价 1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卷主要描写贞观后期的文治武功。

为彻底打通“丝绸之路”，李世民发动了高昌之役和龟兹之战，撵走西突厥，设立安西都护府。中西方文化顺畅融合，长安成为外国人云集的国际化大都市。

其时，松赞干布雄起青藏高原，其仰慕唐朝文化，派人入唐求亲，于是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话。

看到国势愈隆、疆域渐广，李世民不免有些懈怠。在接班人问题上，他虽然接纳了众大臣的意见，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却又十分宠爱魏王李泰，导致两子为争储位，私下争斗不已，京城内外暗流涌动。最终，太子阴谋篡位被废，昔日功臣侯君集凄然就戮，弱李治继成太子。

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悍然发动辽东之战，结果无功而返。沉寂之后，李世民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带人前往魏征墓前复立其碑，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为了将教化内容更加深入，李世民倾听高僧玄奘等人意见，对宗教采取了更包容的政策，唐朝由此成为思想最自由的时代，李世民被外邦尊为共同君主“天可汗”。

从贞观十七年开始，魏征、岑文本、马周、高士廉、房玄龄、李靖……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文臣武将相继而逝，李世民悲痛之余，越发感到人天寿有期，生命短暂，本不信方术的他，竟然也开始服丹药以求长生，最终毒药入腹，壮年而逝。

小说结构开合自如张弛有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战争场面与国家治理穿插讲述，别有味道，人物性格丰满生动，呼之欲出。李世民对儿子之柔情、对臣子之有情、治国之老成，房玄龄之谨慎忠诚，禄东赞之机变多智……均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目 录



第 一 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	1
第 二 回	禄东赞巧遇马周	麴文泰启衅西域	15
第 三 回	李世民诘责文泰	侯君集出征高昌	29
第 四 回	敬德挟私荐淑女	禄相巧意遇锦燕	39
第 五 回	唐皇步辇会禄相	天兵涉难过沙碛	52
第 六 回	麴文泰闻惊身死	侯君集尽礼鼓行	66
第 七 回	禄东赞却婚请亲	李道宗河源送女	79
第 八 回	公主事夫散唐风	唐皇出师讨漠北	94
第 九 回	张亮蒙冤赴刑场	太子顺势固储位	107
第 十 回	置三州安定西域	定天下免谈封禅	124
第 十 一 回	李世民三探魏征	良谏臣长辞明君	139
第 十 二 回	庶子宅太宗成赋	凌烟阁功臣图形	154
第 十 三 回	两仪殿六骏成画	太极殿新贵安位	164
第 十 四 回	齐王起兵叛齐州	唐皇发师讨李祐	177
第 十 五 回	太子党连藤显形	李世民迁怒仆碑	193
第 十 六 回	侯君集凄然就戮	君与臣再议新储	208
第 十 七 回	弱李治被定储君	倔唐皇欲征高丽	223
第 十 八 回	郭孝恪击破焉耆	李世民出征辽东	239
第 十 九 回	训太子语重心长	战辽东势如破竹	254
第 二 十 回	击安市围城打援	弃奇计相持攻坚	268
第 二 十 一 回	避寒冬唐军班师	因谗言刘洎自尽	283
第 二 十 二 回	思魏征再复墓碑	扰高丽图谋远计	298
第 二 十 三 回	唐皇苦心教太子	马周意深论佛道	311





第二十四回	李世民敬迎玄奘	唐高僧清谈佛理	322
第二十五回	教太子示以《帝范》	敬玄奘终为经序	331
第二十六回	平西域西征龟兹	助大唐南击天竺	342
第二十七回	大唐设安西四镇	明君爱方士之术	357
第二十八回	后宫多少喜悲事	老臣纷纷凋零逝	372
第二十九回	猛药吞腹入歧路	英主托辅奔黄泉	384



第一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 尉迟恭夜宴迎宾

弃宗弄赞召来禄东赞说道：“我刚才得到的消息，说长孙皇后因病而逝。你可携带礼物前往长安，一来为长孙皇后吊丧，二来要向大唐皇帝请婚。”

禄东赞答道：“尊主所言极是，臣正想这几日即要动身。”

“嗯，你别忘了对我夸下的海口。你若请不来公主，就不要从长安回来了。还有，你不能让大唐皇帝随便打发来一个，弄个丑八怪来敷衍塞责。”

禄东赞见弃宗弄赞的口味这样高，心中有些为难。但又一想，自己曾夸口说过要请来一名才貌双全的大唐公主，则无法拒绝，遂答道：“臣拼着粉身碎骨，必定实现尊主之宏愿。”

弃宗弄赞笑道：“你去大唐请婚，为一美事，何来粉身碎骨之语？好了，你放心去长安，我相信你的能耐。为了迎候公主来，我让人在布达拉山上依山势修造宫殿，现在大模样已成，待公主来时，宫殿即可完全建成。”

弃宗弄赞为大唐公主预造的宫殿，历时二年乃成，因其建于布达拉山上，就称其为布达拉宫。该宫起初建造的规模不大，后世屡有建筑，逐步建成内有宫殿、正厅、灵庙、佛殿、经堂、平台和庭院为一体的气势雄伟的建筑。远远望去，布达拉宫依山垒筑，高达六十丈，东西长一百余丈，上下分为十三层，唯见群楼高耸，崇阁巍峨。布达拉宫能成就今日之规模，弃宗弄赞实有开创之功。

第二日，禄东赞携带赤金五千两，珍玩数百具，由百余人护卫，浩浩荡荡奔往



长安。

唐俭见吐蕃派来相国级的人物，自然殷勤接待。禄东赞开门见山谈了自己的来意，让唐俭转呈李世民，并请定下拜见李世民的日期。

唐俭不敢怠慢，急忙入宫求见李世民。

李世民是时正与常何等宿卫一起，在两仪殿前的阔地上拉弓射箭。常何这些年习武不辍，其射箭功夫最强，十支箭齐齐地插在靶心，是为今日冠军。李世民拿起今天的赏物——彩绢一匹，微笑道：“常何，你今年年近四十，臂力犹不减当年，这才是为将者的样儿。这匹绢赏给你，勿嫌太薄啊。”

常何恭恭敬敬接过匹绢，说道：“陛下的赏物哪怕是片纸，臣也奉为至宝。臣得皇上夸赞，心里其实很不安，臣的臂力如何及得上皇上？”他扭头唤道，“来人，把箭垛再前移五十步，侍候皇上射箭。”

李世民身边的太监递过他专用的弓箭来。只见此弓比寻常弓要大上一倍，箭也粗长许多。

李世民接了过来，轻轻弹了一下弓弦，相近之人可以听到弓弦发出了细微的“嗡”的声音。李世民手抚弓的握柄，触手处可以感觉到象牙的温润，他感叹说道：“算来这张弓随朕二十余年了。唉，弓弦犹在，而人已逝。”马三宝于贞观初年得暴病身死，算来已逝去多年了。

常何生怕李世民心伤，急忙抢言道：“陛下刚才夸臣的臂力尚可，然臣射中的箭垛为五十步，陛下的箭垛在一百步开外。仅此一点，臣等实在不及。”

李世民年轻时善射，其弓箭倍于常制，威力极大，他又能左右开弓，等闲人难近其身。当其危难之时，往往倚仗弓箭却敌，常常收到奇效。传说处罗可汗曾经辗转得到李世民射出的一支大羽箭，他观罢将其传给手下人观看，突厥人大为惊叹。李世民即位后，太常寺请其大弓一、长矢五，将之藏于武库，每遇到郊丘大礼时，再请出陈于仪物之中，以显示武功。

李世民起身下场，边走边说道：“自从皇后逝去，算来有八个月未曾习弓箭，现在定是生疏得很了。”说罢，他拉开架势张弓射箭。第一箭未中靶心，仅射中边缘，李世民甩甩手道：“毕竟有些生疏了。”

孰料他后来射出的箭更不如意，有两支竟然偏离箭垛，最后一支因气力不济，箭羽未达箭垛就软软地落在地上。

常何及众宿卫见状不敢吭声，皆傻傻地立在当地。李世民也愕然半天，颓然说道：“朕还怪手有些生疏，怎么力气也如此不济？”

常何上前接过大弓，宽慰道：“还是生疏的缘故。陛下这几日再射几次，定能展现陛下的百步穿杨之神技。”

李世民摇摇头，不相信常何的话。他刚才射箭之时，已然竭尽全力，感觉体力



不支,这是从来没有的事。现在回首前事,李世民心头晃过一丝忧虑:难道我真的老了吗?当此时,李世民年仅四十,正是壮年时候,实在称不上老。

李世民意兴索然,默默地坐在一边。

常何欲转移李世民的注意力,他慢慢凑近李世民身前,轻声说道:“陛下,臣自从西域回京,心中一直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臣见侯尚书、执失思力、契苾何力他们得陛下重视,往往受命领兵出征,心甚慕之。因想陛下什么时候也给臣一个机会,让臣领兵出外,以建功立业。”

李世民惊奇地望着常何,问道:“你这是何种想法?难道说朕仅仅重视出征在外的将帅,对你这近卫之臣就不重视吗?须知朕之近臣,多少外人都很羡慕啊!”

“臣知道。然臣总心想武将本色,须在沙场上才能显现。”

“你为何有此种想法?”

“臣上次奉旨前往西域求雪莲,当经过高昌国之时,心中不是滋味,因有此心思。”

“朕让你携带国书,又随带珍宝,那鞠文泰难道还故意阻拦吗?”

“不错。臣见陛下这些日子以来心伤皇后,不敢再向陛下添言。臣经过高昌国之时,其接待臣的高昌属官甚是无理。”

“怎么无理?”

“他看都不看国书,只是对珍宝还有点兴趣。其抬眼望天,说道:‘念你还有点眼色,若不是冲着这堆珍宝,你只有原路返回。’臣当时怒火满腔,心想这岂是下国待上国之礼?臣有心想当场发作起来,又念着早日取回雪莲,方忍声吞气,不与他理论。”

李世民沉思片刻,说道:“看来高昌国越来越离心了。一个属官尚且如此,何况鞠文泰呢?”

常何跃跃欲试:“臣见高昌居于西域的紧要之处,其对我朝无理,正该讨之。若陛下兴兵,臣愿意出征。”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兴兵之事,岂能动辄为之?朕刚刚兴兵征讨吐谷浑与吐蕃,若再兴兵,天下人会说朕不思安静——年成刚刚好了一些,就接连对外兴兵。高昌国现在对我朝确实有离心,然未彻底撕破脸皮,朕不能因此小事而妄动刀兵。常何,朕让你护卫宫室,将宫室之安托付给你,你应当知道肩头所担之重。”

两人在这里随意聊天,就见唐俭在通事舍人的带领下趋步而来。

唐俭躬身说道:“陛下,吐蕃小论禄东赞来京,要求面见皇上。”

李世民在尉迟敬德转述何吉罗的际遇时,已经注意到禄东赞这个人,遂说道:“小论?即是我朝的相国了。他来意如何?”



“臣听他转述其赞普之言,此来一是吊皇后之丧,二是通修好之意,请求陛下与其和亲。”

“嗯,吐蕃赞普派其相国来京向皇后志哀,看来还是懂得礼仪的。”李世民心爱长孙皇后,时至今日仍然追怀不已,外番能专门来吊丧,大合其心意。

“臣请陛下示意,何时接见禄东赞?”

李世民沉吟道:“这弃宗弄赞为了与我国通婚,第一次通使就提出此事,此后不久莫名其妙发兵来攻,既而又主动撤兵。他这次派禄东赞为使,看来志在必得。嗯,朕不忙着见他。唐卿,你回去告诉他,此事要从长计议。哼,你想要公主,耍些小孩子的把戏,朕难道就怕了不成?”看得出来,以李世民的刚强性格,以攻势来逼迫,那是万难有结果的。

李世民想了想又道:“不过,禄东赞来吊唁皇后,颇知礼仪,朕的礼数也不能缺少。唐卿,你要把禄东赞及其随从安置在官驿里,这些日子要好好招待他们。”

“臣遵旨。只不过禄东赞未见臣之时,何吉罗已经将他们迎入‘波斯居’歇住。”

“何吉罗见到老友,倒是殷勤备至。好吧,随他们住在何处吧。唐卿,鸿胪寺要出面多宴请他们几回。”

“臣明白。”

“还有,你可传旨太子,让他代朕接见禄东赞。这样,我们的礼数并不缺少。”

唐俭连声答应,然后躬身退走。

常何盯着唐俭的背影,笑对李世民道:“陛下,这名吐蕃的头儿挺有意思,为了与我朝通婚,他不屈不挠,死缠烂打,看样子志在必得啊。”

李世民沉吟道:“朕听敬德转述何吉罗之语,这名吐蕃王确实有特别之处。其先祖二十六代皆籍籍无名,到了他的手里,以弱冠之龄嗣位,先是一统部落,既而征服邻国羊同及诸羌,成为高原霸主,这份才能凡人难及。他还不是是一名蛮干之人,善会谋略,像求婚之事,他的国中还少了好看的女人吗?非也。他殷勤请婚,无非想与我朝结成盟邦,这样无疑提升了吐蕃的地位。”

“皇上这样认为,想这位吐蕃王确实英武,干脆答应他算了。”

李世民摇摇头,说道:“常何,与诸蕃交往非你所长,你就不要再插言了。好了,你带着他们继续习箭,朕要入殿了。”

常何躬身相送,看着李世民慢慢走入两仪殿内,方才长舒一口气,暗道:“瞧我的这张破嘴,都胡说些什么?”

禄东赞听罢唐俭宣讲了李世民的旨意,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向大唐皇帝请婚,现在却连皇帝之面都见不到,这又从何说起呢?待他听到皇



太子能接见自己,心里又找回了一些安慰。由此看来,大唐皇帝让皇太子出面,显示了其对吐蕃国的重视。

李承乾在东宫显德殿接见禄东赞,他事先压根就不知道吐蕃在何方,对此次会见也不十分上心,想敷衍几句就此了结。

禄东赞却对面见皇太子十分重视,他令随从携带一百斤赤金,以及从天竺等国购来的珍玩捧入殿内。李承乾见到赤金并不十分上眼,待看到那堆奇异的珍玩,顿时眼睛一亮,身子也随之离座。

何吉罗作为通译紧随禄东赞身后,禄东赞将右手抚在左胸,躬身说了一番,何吉罗译道:“吐蕃特使禄东赞蒙大唐皇太子召见,不胜荣幸,特赠送贱物少许,以为进见之礼。”

李承乾答道:“免礼。喂,你带来的是些什么宝贝?花花绿绿的甚是好看。”他说完移步转过案角,一瘸一拐地到了宝物面前。

禄东赞带来的宝物中,有象牙、犀角、琥珀、珍珠、石绿等物,远远望去,其中红绿相映,熠熠生辉。诸宝中,以两棵高三尺余的玛瑙灯树最为抢眼。李承乾一径走到此树前,凝神观看,只见该树枝干为绿色,果实为红色,是用一整块玛瑙雕饰而成。此物的最妙处在于其颜色的搭配上,该红则红,该绿则绿,未见一丝杂色,高手匠人将其雕饰得浑然天成。李承乾还是识货的,知道此物最名贵,遂问道:“真是一件好宝贝,吐蕃能出此物吗?”

何吉罗代答道:“赞普极为重视此次出使大唐,所以在出使之前,特遣人至泥婆罗、天竺、吐火罗、大食等国购买宝物。这两尊玛瑙树,即是从吐火罗国购来。”

禄东赞接口道:“赞普知道中华为泱泱大国,万物不缺,遂送来一些小巧之物,让大唐皇帝及皇太子瞧个新鲜。”

李承乾点头道:“稀罕,实在为稀罕之物。嗯,来人,把这些宝物都收下。”他又转向禄东赞道:“只不过尊使献来的这两棵玛瑙树,太珍贵一些,我不敢享用,须奏明父皇。”

禄东赞急忙道:“鄙人携来之物是专门献给殿下,皇上那里,鄙人还有备用。像玛瑙树,鄙人在驿中还有数棵。”

李承乾摇摇头,对唐俭道:“我这样说非是矫情,缘于魏征的‘十渐疏’中,谏父皇不可‘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我现在若贸然收下,定为父皇不喜。唐卿,你知道这个缘由,可向他们解释一番。”李世民将魏征的“十思疏”和“十渐疏”明发天下,晓谕天下人知闻,并命李承乾将此二疏作为圣哲之训来读,要求其倒背如流。不想今日还真用上了,不枉了李世民的一片苦心。

唐俭通过何吉罗,将这番意思告诉禄东赞。

禄东赞凝神听完,喟然叹道:“外人皆言大唐强盛,靠的是兵精马壮,其实未



必。处繁华之间不事奢靡，居盛世而不骄傲自大，此为核⼼。”

李承乾对禄东赞的感叹没有兴趣，问道：“我见尊使所献宝物中有犀牛角，难道吐蕃国遍地都是犀牛吗？”

“非也，我国不产犀牛，此物是从林邑国购来。殿下，鄙国百姓所乘，多是个头较小的牦牛。”

“牦牛？它也生有犀牛一样的长角吗？”

“没有，牦牛生有两只角，比犀牛角要小。此物全身生有长毛，四肢较短，其在高原上驮物或者载人，最有耐力。”

“如此说，用牦牛作为坐骑，征战之时可以长途奔袭？”

“殿下，我国征战之时，往往用牦牛运送粮草，如用它来行军打仗，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哦，此物还有些意思，可惜不能眼见。”

“殿下，鄙人明日即派人回高原，让他们带些牦牛回京，让殿下瞧个新鲜。”禄东赞入殿后与李承乾交谈一番，发现此人为大唐皇太子，对国事并不上心，却对牲畜这些不相干的东西倍感兴趣，心中就隐隐起了一些不屑之意。

是时，汉王李元昌立在一侧。李承乾听禄东赞要运来牦牛，心中大喜，对李元昌道：“好吧，若有牦牛在宅，我们在宫内骑着牦牛刺击为乐，更添许多趣味。”李元昌点头称是。

禄东赞和李承乾话不投机，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们又说了一阵，禄东赞即辞别出殿。临别之前，禄东赞恳切说道：“鄙人奉赞普之命来京，最想目睹皇上威仪。按说今日见了殿下，我心已足，然见不到皇上，心中不免有些遗憾。”

李承乾兴高采烈：“看来你是一个有趣的人物，甚合吾意。待我见了父皇，一定将你的种种有趣之举说给皇上听。”

禄东赞走出殿外，长叹一声对何吉罗说道：“唉，你以前多向我谈及大唐皇帝英武之举，可今日见了皇太子，我的心里却生出疑惑。大唐今后若奉此人为君主，天下焉能兴旺？其有子如此，足见其不能识人用人，仅此一点，何谈其他呢？”

何吉罗笑道：“你因被皇上拒绝接见，心里起了一些愤懑之意，亦属正常。可你因此怀疑皇上的能力，有点以偏概全。大唐如今国运蒸蒸日上，民众富足，四夷宾服，皆赖此人之⼒。你从吐蕃来京的路上，应该能看到各地的兴旺景象，那是没有一点虚假的。”

“嗯，你所言甚是。对了，刚才皇太子说要向皇上转奏，以我所思，太子的言语恐怕难起作用。我临行之时，赞普说请婚之事不成，就不允许我回国。现在皇上不愿见我，我们还要好好筹划这件事。”

何吉罗沉吟道：“按说皇上让太子见你，已经完成了礼数。下一步如何做，就



有点犯难了，我一时无妙法。这样吧，我找尉迟将军说说，约他见你一面，如何？”

禄东赞到了这般境地，一时无良策，只好叹了一口气，说道：“也只好如此了。”

李世民于贞观十一年封拜功臣为代袭刺史，尉迟敬德被册拜为宣州刺史，改封鄂国公；程咬金被册拜为普州刺史，改封卢国公；段志玄被授金州刺史，改封褒国公。秦叔宝自贞观初年即躺在病榻上一一直未起，熬到是年病逝，昔日的亲密战友先走了一个。

功臣的世袭称号毕竟是一个虚职，和实际上的任职是两码事。当何吉罗与禄东赞商量要来拜见尉迟敬德的时候，尉迟敬德的宅中热闹非凡。原来尉迟敬德此时任夏州都督，这日带着小夫人回京，即在宅中设宴叫程咬金和段志玄过来。程咬金早已从泸州任上返京，此时任左屯卫大将军，检校北门屯兵，全面负责宫城守卫。段志玄随李靖回京后，李世民对他温言有加，改授其为镇军大将军，使其品秩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

这三人此时皆为中年人，按理他们到了这个年龄，性格都要比年轻时内敛一些，然他们的性格并没有多大改变：程咬金风趣滑稽，尉迟敬德性急暴烈，段志玄沉稳内敛。

程咬金最先进入府来，未到中堂，即大声吼道：“黑子，你这次回京带回来些什么稀罕之物，如此性急，巴巴地把我老程叫来？”

尉迟敬德迎出门外，答道：“我没有什么稀罕之物，倒是许多日子未见你这名老怪物，心里有点着急了。”

“哈哈，你上次说夏州的小羊羔不错，这次带回来没有？你若忘了，老程会把你这黑皮烤一烤，权充羊羔肉了。”

尉迟敬德的儿子尉迟宝琳向程咬金躬身道：“程老伯，父亲一回来就念叨着要见您，看您，门未入就先与父亲斗起嘴来。请、请，请入堂坐定，再斗嘴不迟。”

尉迟宝琳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并入兵部任职，靠父荫被李世民授为武骑尉，已是一位从七品的武官了。

程咬金哈哈一笑道：“大侄子的话，我还爱听。宝琳，知道为什么吗？咳，你总算未继承你老子的那身黑皮，让我瞧着顺眼。”

尉迟宝琳一边笑，一边上前扯过程咬金的手臂，将他牵入中堂内。他知道，若论斗嘴，父亲无论如何不是程咬金的对手，父亲面对程咬金时多是无计可施，有时候只有张嘴结舌的份儿。尉迟敬德威名之下，加上他一言不合竟然拳击李道宗，可谓名扬朝野。朝野之人见了他问讯一声即落荒而逃，不敢与他说许多话，深恐一言不合再遭拳殴，只有见了程咬金，他方才无脾气。

程咬金入堂落座后，盯着尉迟宝琳问道：“宝琳，黑子常年在外任，将你撇在京



中不管了。我记得你已择定王家之女为妇，缘何还不迎娶？”

“劳老伯挂念侄儿婚事。好叫老伯得知，父亲去年已向女家致以通婚书，女家亦复以答婚书，约定今年初冬即择定吉日成礼。”当时的婚姻程序，按上古所规定的“六礼”演绎而成。“六礼”规定，婚姻过程须有六个步骤，即纳采（采纳择之礼人）、问名（问女之名而卜）、纳吉（卜而得吉，复告女家）、纳征（纳聘币）、请期（择定成婚吉日，告于女家）、亲迎（婿往女家迎新妇）。尉迟宝琳的婚事，此时已进行到第五个步骤，即男方向女方致以通婚书以后，女方复以答婚书，此二书在当时即具有法律作用，此后，尉迟敬德派人送去聘书，双方又约定成婚日期。剩下的就是到了吉日之时，尉迟宝琳亲往女家迎出新妇，即完成婚礼。

尉迟敬德插话道：“你这家伙不安好心，我难道连宝琳儿的婚姻都不管了吗？”

“哼，我老程有些忧心，弟妹逝去后，宝琳就成了无娘的孩儿，我若不关心，还有宝琳的好呀。”程咬金这样说话，明显想逗尉迟敬德。当时人们皆知敬德所续娶的林家，贤德无比，视宝琳为已出，由此博得了一片美名。

尉迟敬德见程咬金来逗自己，并不上当，微微一笑不吭一声。

程咬金见尉迟敬德不接腔，自我解嘲道：“大侄子呀，黑子一生没干多少好事，唯有为你聘来王家之女还算有些眼光。京师官宦之家盛传，这王家之女与任城王之女齐名，模样长得好，性子又贤惠，且知书达理。黑子，敢是你得罪了任城王，不好找他开口求女，就使出百般手段，将王家之女聘来？”程咬金的话实有水分，当时盛传，任城王李道宗的二女儿李锦燕待字闺中，是为女中之首。若讲她的颜色，比芙蓉还艳，讲她的肌肤，比霜雪还白，行动婉转，腰肢袅娜，实有倾国之容，她还有一般好处，即是爱读诗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其性子又融温婉和明达于一体。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家欲为儿子求聘李锦燕，然不知是李道宗的门槛太高，还是李锦燕眼光太奇，至今尚未有一人能得其首肯。

尉迟宝琳所聘的王家之女，在京师官宦之家也很有名。但连尉迟父子内心也知道，此女与李锦燕相比，终究有距离。程咬金如此说话，明显是往好处来说。

尉迟敬德上次拳殴李道宗后，遭到李世民的好一顿训斥，他当时只有低头服软认罪。事情过后，他想自己多年随皇上征战四方，立有大功，又有玄武门之变之首功，你李道宗无非占了皇族的便宜，虽有一些军功，如何能与自己相比？他的心绪难以转过弯儿来，继续暗恨李道宗不已。程咬金现在提起李道宗，让他又回忆起往事，愤愤说道：“哼，这个无能耐的李道宗，偏有会生好女儿的本事。唉，我事先也想为宝琳礼聘此女，奈何见了李道宗定然会碰硬钉子，只好便宜他人了。”

“哈哈，黑子，你能赞李道宗之女，看来还不算太偏激。唉，可惜呀，若不是皇



上亲口将清河公主下嫁我那儿子，我定找李道宗求恳一番。”程咬金洋洋得意，说起自己的得意之事。李世民将其女清河公主嫁给程咬金的儿子程处亮，并授程处亮为驸马都尉、左卫中郎将，程咬金觉得非常荣耀。

尉迟敬德骂道：“你这个老匹夫，最爱夸口。这样一件破事，听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子。”

程咬金正待接口，忽见段志玄走了进来，遂停口不说。段志玄的左手上提有一只坛子，程咬金一看形状，就知道这正是他们爱喝的“土窖春”酒，嚷道：“好志玄，知道我们最爱这一口，雪中送炭来了。”

尉迟敬德责怪道：“志玄，你到了我的府上，难道还怕没有‘土窖春’？我既然邀你们，自然将我们所爱之物统统备齐。”

段志玄摇头道：“我这坛酒有些特别，还是虎牢之战后从荥阳带回来的，已在地下埋藏二十年，一直保存至今。敬德兄，你府中有此酒吗？”

尉迟敬德愕然道：“好家伙，想不到你还有如此耐性。我府中若藏有此酒，早喝干他娘的。”说罢，他对尉迟宝琳道：“既有此好酒，让他们早点开席。”

三位老友围坐一案，尉迟宝琳坐在下首，为三人斟酒。三盏酒后，尉迟敬德让尉迟宝琳去取出“酒胡子”，他作为主家伸手一拨，只见旋转不停，其手最后慢慢地指向程咬金。

尉迟敬德哈哈大笑道：“哈哈，老天爷有眼，毕竟饶不过这惫懒的青面贼。”

程咬金道：“感谢老天，但愿让我饮尽此坛美酒。”说罢，他端起酒盏一饮而尽。之后，程咬金手将伸到“酒胡子”的时候，心中又回忆起往事，将手又缩回来，感伤道：“唉，看见‘酒胡子’，让我又想起当初在‘寻醉轩’喝烧春酒的情景。”

段志玄接口道：“对呀，我们那时一起喝酒，恰巧遇到何吉罗。”

程咬金摇头道：“我现在想的却不是何吉罗，而是叔宝兄！我们那时一起喝酒吃肉，叔宝兄随许敬宗读书习文。我们今日又喝酒吃肉，可叔宝兄呢？他已离我们而去，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座中之人顿时默然。

尉迟敬德摇头道：“人不能同生，看来也不能同死。叔宝兄早逝，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我们今后只要心中能时刻不忘记他，不枉我们结识一场。”

段志玄道：“秦将军宽厚待人，有长者之风，我心中早已经将他视为主心骨。他刚刚病逝的那一段日子里，我整日感到心中空落落的，非常不是滋味。”

“嗯，我离京以前，要到叔宝兄墓前祭奠一番。你们明日有事情吗？若无事，就随我到昭陵走一遭。”秦叔宝死后，李世民准其陪葬昭陵。这样，秦叔宝生前追随李世民，死后早早地护卫着长孙皇后，待李世民百年之后，依旧做他的阴间之臣。





程咬金和段志玄点头答应。

决定了这件事，场面上的气氛稍微活泛一些。程咬金端起酒盏，脸色依然严肃，说道：“我们在这里喝酒，却不告诉叔宝兄，他定然生气。这样吧，此盏就让我代叔宝兄喝下去，向他赔罪。”

段志玄和尉迟宝琳笑了起来，尉迟敬德骂道：“你这狗头，连死人的便宜都要占。叔宝兄地下有知，还不扇歪了你的嘴巴？”

他们又拨动“酒胡子”，依令喝酒，不大一会儿，就将段志玄携来的一坛酒喝了个底朝天。

尉迟敬德唤人再添酒。

程咬金摇头道：“罢了，我知道你府中没有二十年的藏酒。不管你拿出什么酒，只会丢人现眼，喝到口中淡然无味，就不要再现世了吧。”

爱喝酒之人人都知道，若好酒入口，再喝其他劣酒，口中滋味实在难受。尉迟敬德明白这个道理，遂摆手作罢。他又埋怨段志玄道：“志玄，你知道我们的酒量，然仅仅携来一坛，让大家喝了个半饱半饥，岂不愁煞我等？”

段志玄摊开双手，道：“我仅存有一坛，又有何法？”

恰在此时，管家轻步走到尉迟敬德面前，轻声禀报道：“何吉罗带领一名吐蕃人，说此人是吐蕃相国，现候在堂外，请求入见。”

尉迟敬德连忙道：“快请，快请。我们刚才说到何吉罗，他马上就来了。嗯，怎么又带来一个什么吐蕃相国？对了，定是何吉罗多次说过的禄东赞吧？”

他一边说，一边起身相迎。程咬金、段志玄、尉迟宝琳也紧随其后。

尉迟敬德凝神观看，只见灯影下，何吉罗与那名吐蕃人并排站立。此人身穿一袭绯色缺髻袍，其式样与中土略有不同。中土的缺髻袍衩口直达胯部，而此人的缺髻袍开衩较低，仅及大腿部，是吐谷浑、高昌等地的式样。这人穿此长袍有些滑稽，缘于他的身材太瘦，直立在那里如竹竿似的。尉迟敬德再向上看，又见其人脖项上套着一只金灿灿的项圈，发型呈虬结状，显得有些怪异。其脸庞清瘦，三绺胡须与其浓重的八字眉相映，配上其黝黑的脸膛，显得更加精瘦。他的脸上最有特征之处，就是那一双小眼精光闪闪，犀利非常。

那人团袖一揖，嘴里咕噜咕噜说了数句难懂之话，何吉罗待其话毕，说道：“敬德兄弟，此人是吐蕃小论禄东赞，其职位与中土的相国一样。他刚才说道，早闻尉迟将军的勇名，今日特来拜见。”

尉迟敬德不敢怠慢，也拱手道：“禄相为吐蕃国特使，光临鄙宅，本人深感荣幸。我现在早已经不是什么将军了，再谈勇名，实在有愧。禄相，我听吉罗多次说过，他在吐蕃之时蒙你多方照顾，我代他多谢了。请！”尉迟敬德说完，侧身将手一引，示意禄东赞入堂。



何吉罗将尉迟敬德的话译给禄东赞听，禄东赞边听边连连点头，也是躬身一谢，然后随其入堂。

何吉罗边走边想，尉迟敬德不明白吐蕃的姓氏风俗，还以为其名为“禄东赞”即是姓“禄”，觉得很有趣。

众人入堂后分宾主坐下。尉迟敬德此时显得非常心细，先唤人为客人奉上香茶，再让人捧出葡萄、绿李待客，然后说道：“我从吉罗口中，得知禄相为高原上英雄，心中常常仰慕，就想有个机遇能与禄相会上一面，不想今日得偿心愿。禄相，你是吉罗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来到京城，能入我宅中相会，就是看得起我。你今后在中土有什么事，让吉罗告诉我一声，敬德自然会替你办妥。”此时，尉迟敬德露出了其性格中豪爽的一面。

禄东赞拱手道：“鄙人再谢尉迟将军的好客之道。吉罗，看来这几名大人与你都很熟悉，能替我介绍一番吗？”

何吉罗依次向他介绍了程咬金和段志玄。

禄东赞听言，觉得此行收获不小，又拱手道：“鄙人在高原之上，也多次闻言尉迟将军、程将军和段将军的大名。鄙人来京路上，见家家户户门上贴有门神画儿，其中一幅即是尉迟将军的威武形象。人们口口相传，将你们描绘成神人一般。鄙人有福，终于能结识诸位将军。”

禄东赞的这一番话，将几名武人捧得飘飘欲仙，他们心里非常舒坦。

程咬金道：“我原在泸州的时候，就听说西北高原之上近来兴起一个吐蕃国，当时以为那里还处于蛮荒时代，就没有太上心。今日见了禄相，发现你聪明有趣，看来那里的人都不错。”

段志玄道：“对呀，我听说当今的吐蕃国王，年龄甚轻，以英武睿智和谋略一统高原。禄相，你刚才夸赞我们，你也不差呀。看来吐蕃之所以能兴旺，有你很大的功劳。你们君臣一体，可谓相得益彰了。”

何吉罗见他们双方在这里互相吹捧，心里有些好笑，趁着众人谈话的间隙，对尉迟敬德等人说道：“诸位将军，如今东突厥已灭，西突厥四分五裂，天下国势最强者，唯大唐而已。吐蕃这些年雄起高原，势头堪旺，其渴慕唐风，殷勤来致通好之意。上次因生误会，遂有交兵之事。”

尉迟敬德接口道：“不妨。有句话叫做‘不打不相识’，禄相此次来京，说明两国已经冰释前嫌，大家还是好朋友。”

何吉罗接着道：“尉迟兄弟说得好。事情很明显，大唐若与吐蕃结怨，对双方都不利。禄东赞小论此来，即是消弭前嫌，使两国结成友好邻邦。”

“这是好事嘛，何劳你忧心忡忡？”程咬金见何吉罗神色凝重，甚为不解。

“不错。然两国通好不能仅凭嘴说，须有真实内容。譬如说吧，吐蕃赞普一直

